# 香祖筆記/卷0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 ◄

香祖筆記
卷三

► 卷四

《陳子昂文集》十卷，詩賦二卷，雜文八卷，與《陳氏別傳》及《經籍志》合。子昂五言詩力變齊、梁，不須言，其表、序、碑、記等作，沿襲頹波，無可觀者。第七卷《上大周受命頌表》一篇，《大周受命頌》四章，曰《神鳳》，曰《赤雀》、《慶雲》、《頌》，其辭諂誕不經，至云：「乃命有司正皇典，恢帝綱，建大周之統曆，革舊唐之遺號。在宥天下，咸與維新。賜皇帝姓曰武氏。臣聞王者受命，必有錫氏。軒轅二十五子，班為十二姓，高陽才子二八，名為十六族。故聖人起則命曆昌，必有錫氏之規。」云云。集中又有《請追上太原王帝號表》，太原王者，士彠也。此與揚雄《劇秦美新》無異，殆又過之，其下筆時不知世有節義廉恥事矣。子昂真無忌憚之小人哉！詩雖美，吾不欲觀之矣。子昂後死貪令段簡之手，殆高祖、太宗之靈假手殛之耳。

特加在籍原任刑部侍郎任克溥尚書銜。任，聊城人，順治丁亥、己丑進士。尋卒。

予奉使廣州，屢見紅鸚鵡，又有五色者，尤珍麗。姚旅云滇中多紅斑鳩，又云曩宮中有黃鸚鵡。屠長卿詩云：「一入雕籠奪翠裳，羽毛新得染鵝黃。」此與漢赤雁、朱鷺，隋宦官劉繼詮獻芙蓉鷗，皆異物也。

熊掌最難熟，故楚靈王請食熊蹯而死。明秦府王孫不羈云，用草繩匝掌煮之，則易熟。

今世公卿士大夫下逮輿隸婦女，無不嗜煙草者，田家種之連畛，頗獲厚利。考之《本草》、《爾雅》，皆不載。姚旅《露書》云，呂宋國有草名淡巴菰，一名曰金絲。醺煙氣從

管中入喉，能令人醉，亦辟瘴氣。搗汁可毒頭虱。初漳州人自海外攜來，莆田亦種之，反多於呂宋。今處處有之，不獨閩矣。

山水豹遍身作山水紋，故名。萬曆乙卯，上高縣人得一虎，身文皆作飛鳥走獸之狀。

峨嵋瓦屋山出貔貅，常誦佛號，予《隴蜀餘聞》載之。雅州傅良選進士云，其鄉蔡山多貔貅，狀如黃牛犢，性食虎豹，而馴於人，常至僧舍索食。

獨，獸名，似猿而大，能食猿。猿性群，獨性特；猿鳴三，獨鳴一。見《五侯鯖》。

《宣和畫譜》所載最古者，吳曹弗興耳，畜獸首晉史道碩。按《西京雜記》，漢元帝時有安陵陳敞、新豐劉白、龔寬，並工為牛馬飛鳥，下杜陽望、樊育尤善布色，皆與毛延壽同誅。然則畜獸花鳥之類，漢已多有，不獨文翁石室畫古聖賢像而已；若山水，則後起者也。

石　　音劫，《南越志》云形如龜甲〈或云腳〉，遇春雨則生花。右丞詩「來經石　　春」，「春」字非趁韻也。古人字無虛設如此。

自同州四十里至肅州，東望大山，金人云此新羅山，其中產人參、白附子，與高句驪接界。見許亢宗《行程錄》云。

議政大臣管侍衛內大臣一等公費揚古，謚襄壯，康熙四十年九月二十三日。多羅平郡王訥爾福，謚悼，康熙四十年九月二十三日。鑲白旗漢軍都統雷繼尊，謚敏慤，康熙四十年十月十一日。和碩簡親王雅布，謚修，康熙四十年十一月十三日。和碩顯親王丹臻，謚密，康熙四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。都統管九門步軍巡捕三營統領凱音布，謚肅敏，康熙四十一年閏六月十七日。福建陸路提督總兵官左都督贈太子少保王萬祥，謚敏壯，康熙四十一年閏六月十七日。浙江永嘉縣知縣殉難贈布政使司參政馬界，謚忠勤，康熙四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。太子少傅禮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致仕加少傅王熙，謚文靖，康熙四十二年五月初四日。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致仕伊桑阿，謚文端，康熙四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。廣西富川知縣殉難贈太僕寺少卿劉欽鄰，謚忠節，康熙四十三年月日。

以副都御史陳論為刑部右侍郎〈海寧人，辛丑、甲辰進士〉。

王彥輔《麈史》云：「予在開封時，長子渝遊相國寺，得唐漳州刺史張登文集一冊六卷，權文公為之序，其略曰：『詩、賦之外，志、記、書、序等合為一百二十篇。』」彥輔又云：「所得書肆鏤本才六十六篇，已亡其半矣。予續文粹登之文，以至金石所傳，裒而錄之，以廣前集。」惜彥輔之書亦無傳。

古剔犀器以滑地紫屏為貴，底如仰瓦，光澤而堅薄，色如膠棗，曰棗兒犀，元時禾郡西塘楊汇所作。

漢僧徒著赤布，迦梨僧、秣陵僧衣色仿西竺。宇文周忌聞黑衣之讖，易以黃色，衣褐亦起於宇文。鄭康成《尚書中候注》云，比目魚一名東鰈。見《紺珠集》。

內鄉李子田蓑撰《宋藝圃集》二十二卷，凡二百八十人。時在隆慶初元，海內尊尚李、王之派，諱言宋詩，而子田獨闡幽抉異，撰為此書，其學識有過人者。然於宋初載廖融、江為、沈彬、孟賓於之流，皆五代人也。又取馬定國、周昂、李純甫、趙渢、龐鑄、史肅、劉昂霄諸人，皆《中州集》所載金源之產。定國又劉豫偽翰林學士也，而與平園、誠齋、石湖、放翁等並列，淄澠混淆，所宜刊正。

華州郭宛委宗昌，嘗從遼左得倭帥豐臣書一紙，書間行草，古雅蒼勁，有晉唐風。是朝鮮破後，求其典籍之書也。鱗介之族，乃能好古如此。王弘撰山史云。

東嘉趙士楨，字嘗吉，能詩工書，明文華殿中書。一日出內府藏硯，悉刻前代年號，命士楨改制，刻萬曆字。內有一硯，乃唐文皇賜虞世南者，士禎奏云：「太宗賢主，世南名臣，乞留此硯，以彰前代君臣相與之美。」從之。

《漱石閑談》云：「成都有耕者，得薛濤墓棺，懸石室中，四圍環以彩箋，無慮數萬，顏色鮮好，觸風散若塵霧。」夫濤死而以箋殉，箋在地下，歷千年不壞，皆理之不可信者，殆好事者為之耳。

兩廣雲貴，多有蠱毒，飲食後咀嚼當歸即解。

葉蒲州南岩傳治刀瘡藥方，端午日取韭菜搗汁，和石灰，杵熟為餅，用敷瘡處，血即止，即骨破，亦可合，奇效。

劉昚虛，盛唐詩人之傑。李華作《三賢論》，論昚虛與元德秀、蕭穎士曰：「劉名儒史官之家，兄弟以學著稱，述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春秋》為五說，條貫源流，備古今之變。劉在京下，常寢疾，太尉房公時臨扶風，聞之通夕不寐，謂賓從曰：「挺卿日若不起，無復有神道。」尚書劉公每詣與談，終日忘返，歎曰：「聞劉公清言，見皇王〈上〉之理矣。」殷直清有識，尚恨言理少對，未見劉面，常想見其人。渤海高適達夫，落落有奇氣，是皆重劉者也。」又云：「元罷魯山，終於陸渾；劉避地，逝於安康；蕭歸葬先人，歿於汝南，無復下壽云。」昚虛學行，蓋不僅詩人之冠冕，惜不概見於後世，而所傳五言，亦止十四篇。新舊《唐書・儒學、文苑》皆不為昚虛立傳，與韋蘇州同一憾事〈昚虛，字挺卿，今亦無知者〉。

唐劉蛻《文塚銘》，自評其文粲如星光，如貝氣，如蛟宮之水，此喻最妙。文塚在今潼川州，予康熙壬子曾過之，為賦一詩。唐末古文，並稱樵、蛻，蛻《文泉子》，予所手錄，然不逮樵遠甚。樵之文，在大中時惟杜牧可稱敵。

吾鄉章丘縣有術氏，乃金南渡奸相術虎高琪之後。

《歸潛志》載劉勳少宣《濟南》詩云：「舟行著色屏風裏，人在回文錦字中。」勳初名訥，字辯老，雲中人。

金翰林學士趙秉文，嘗述黨承旨懷英論詩云：「律詩最難工，五十六字皆如聖賢，中有一字不經爐錘，便如一屠沽兒廁其間也。」按此五代人劉昭禹語，黨述之耳。

《大唐傳載》：「開元東封，有太原人於伯隴者，年一百二十八歲，兩孫隨之，各年七八十矣。詣闕引見，自言「臣神堯皇帝之臣也」。上賜紫袍牙笏，優恤有加。」

唐時知貢舉皆預定，親知權要皆得薦其私人，乃至榜帖亦屬他人為之。如《摭言》所載鄭顥托崔雍為榜，延至榜除日，待榜不至，但遣小僮壽兒者傳云： 「來早陳賀。」日暮，壽兒寄宿院中，夜已艾，壽兒以蠟丸進顥，即榜也。主司在院，而榜自外來，且使命出入，更無關防，已可笑。尤可異者，杜黃門第一榜第三場，庭參之際，謂諸生曰：「未有榜帖。」尹樞年七十餘，獨趨進，公欣然延之，從容授以紙筆。樞每劄一人，則抗聲斥其姓名，列庭聞之，皆諮歎，嗟其公道，唯空其元。公覽讀，致謝訖，乃以狀元為請，樞曰：「狀元非老夫不可！」公大奇之，即命筆親自劄之。狀頭出於舉子自定，殆近兒戲矣。又鄭損舍人為主司，以陸扆為狀元，帖皆請扆自定。

范傳正作《李翰林墓碑》云：「與賀監、汝陽王、崔宗之、裴周南等八人為酒中八仙。」周南之名，杜《酒中八仙歌》無之，《唐書》白本傳所載酒八仙人，亦與杜詩同。

唐文宗太和中，詔以李白歌詩、張旭草書、裴旻劍舞為三絕，命翰林學士為之讚。僖宗廣明元年，車駕幸蜀，詔曰：「行在三絕：右散騎常侍李潼有曾、閔之行，職方郎中孫樵有揚、馬之文，前進士司空圖有巢、許之風，列在青史，以章有唐中興之德。」唐代留意風雅如此，談之芬人齒頰。

《風俗通》，漢有太守賴先井，音膽，有井春，今誤作井春。近在部，見爰書，有妙姓、島姓、盤姓、民姓、纏姓、杵姓、劉姓、律姓、茶姓、煙姓、穰姓、首姓、卑姓、威姓、冰姓、坎姓、榻姓、攬姓、慈姓。

章八元賦慈恩塔詩，元、白見之，云「不意嚴維出此弟子」。其詩鄙惡俚俗，予於《居易錄》已言之。姚園客乃以為盧照鄰作，又似無目人語矣。

李格非文叔，易安之父也，嘗著《洛陽名園記》，不見其詩。《露書》載其《臨淄懷古》絕句云：「擊鼓吹竽七百年，臨淄城闕尚依然。如今隻有耕耘者，曾得當時九府錢。」頗可誦。

京山李東白者能詩，隱於衣工，有《登黃鶴樓》七律最佳，其中二聯云：「興饒老子胡床上，秋在仙人鐵笛中。鄂渚霜花沿岸白，漢陽楓樹隔江紅。」明詩諸選多錄歐大任、青衣李英詩，而不及東白，因著之。李宗伯本寧常識其人，後舟過雲夢吟詩，拍手一笑，躍入水死。

蜀青城山有牡丹二株，皆高三十丈，號大將軍、小將軍，見元人題跋。朱圖南謂在羊亙見峭壁上秋海棠，高丈餘，吐花如錦，連綿十里，尤奇。又《玉堂嘉話》云：「海州東峽島生海棠，作矮樹，花深紅，大如茶碗，香韻殊絕。每歲進御，以金牌記之。」

治難產方：用杏仁一枚，去皮，一邊書日字，一邊書月字，用蜂蜜黏住，外用熬蜜為丸，滾白水或酒吞下。此方乃異僧所傳〈《露書》〉。

中州才士，近有襄城李來章禮山、劉青藜太乙，劉歌詩，李古文，皆有可傳。劉庚辰公

車至京師，杯酒間為余言郊縣仝軌車同，詩文皆擅絕。壬午，仝寄余長句，瀏漓頓挫，與劉敞也。因語巡撫少司馬徐公青來〈潮〉、門人張侍御薳若〈瑗〉，聘主大梁書院。予昔使秦中，偶遊慈恩寺，見塔上康乃心題詩，亟為延譽，康遂以此知名當世。皆今士人之才而貧者也。康亦字太乙，其詩曰：「園廟衣冠此內藏，野花歲歲上陵香。邯鄲鼓瑟應如舊，贏得佳兒畢六王。」

杜子美黑白二鷹詩：「於人何事網羅求？」南唐元宗謂馮延巳云：「吹皺一池春水，干卿何事？」《舊唐書》明皇為楚王叱金吾將軍武懿宗曰：「吾家朝堂，干汝何事，敢迫吾騎從！」此語在前，見本紀。

五月二十五日，駕幸古北口外避暑。

弇州《卮言》載滄溟在關中，過許中丞宗魯伯誠，許問今天下名能詩何人，滄溟曰：「唯王元美，次則宗臣子相。」許請子相詩觀之，滄溟勃然曰：「夜來火燒卻！」許面赤而已。余嘗嗤之，夫子相詩未必能過伯誠，即索觀亦屬恒事，何至怫然如此。又蔡子木入覲，酒間自歌其夔州諸作，吳明卿輒鼾睡，鼾聲與歌聲相低昂，歌罷，鼾亦止。今觀明卿詩品亦未能過於木也，文士護前，往往夜郎王自大，適足為識者軒渠耳。厥後蔡巡撫中州，吳謫歸德府推官，與徐子與、張肖甫皆為屬官。蔡身為行酒曰：「吾安敢有其一以傲三君子哉！」子木固盛德，不知爾時明卿當復置身何地？特著二事，以為文士相輕之戒云。

胡應麟作《丹鉛新錄》、《藝林學山》以駁升庵，自負博辯，然舛訛復不自覺。如引《三國志》關某傳注，謂羽欲娶布妻，啟曹公，疑布妻有殊色，因自留之。按此乃秦宜祿妻，與布何涉？元瑞豈未一檢《陳書》耶？又唐人「長安女兒踏春陽」一絕，見沈亞之集《異夢錄》，胡止據《博異志》，似未睹沈集者。田汝成《西湖志餘》又傅會以為宋人西湖事，謂為水仙與鳳俱沈湖中，則剿襲司馬才仲遇蘇小事而為之，尤可笑。

嘉陵江岸有刀鐶山，康熙丙子，余再使蜀，舟過之，口占絕句云：「晨過赤銅水，望見刀鐶山。閨中應計日，不見稿砧還。」〈赤銅，亦利州水名〉蓋用古樂府「稿砧今何在，山上復有山；何當大刀頭，破鏡飛上天」語也。此詩偶逸之，未編入《雍益集》，聊記此。

范德機嘗得十字云：「雨止修竹間，流螢夜深至。」既復曰：「語太幽，殆類鬼作。」

吳正傳師道《禮部集》一條云：「聞之危太樸，昔與先生秋夜不寐，微步山中，得此二句，喜甚，且曰云云。當以他語映帶之，因足成此章云。」右二語果佳，余少時有句云：「螢火出深碧，池荷聞暗香。」故友葉文敏訒庵〈方藹〉極喜之，取入《獨賞集》。

胡氏《經籍會通》云：「燕中書肆多在大明門之右，及禮部門外拱辰門西，花朝後三日則移於燈市。每朔望並下浣五日，則徙於城隍廟中。燈市歲三日，廟市月三日。」今京師書肆皆在正陽門外西河沿，余惟琉璃窯廠間有之，而不多見。燈市初在靈佑宮，稍列書攤，自回祿後，移於正陽門大街之南，則無書矣。每月朔望及下浣五日，百貨集慈仁寺，書攤止五六。往間有秘本，二十年來絕無之。余庚申冬過之，有《兩漢紀》初印本，最精，又《三禮經傳通解》，亦舊刻。議價未就，旬日市期早過之，二書已為人購去，懊恨累日，至廢寢食。壬午夏，見舊版《雍錄》，雕刻極工，重過之，已為人購去矣。癸未夏，得《陳子昂文集》十卷，猶是故物，然如優缽羅花，偶一見耳。

康熙壬午年，吾鄉有少年十餘人，自登萊往濟南，肩舁數籠，籠有虎一、熊一，又一羊六足，一犬三足。欲觀者先以錢投之，攫資無算。

文殊普賢廝打，本釋家語。宋參政錢象祖與史彌遠合謀，殛殺韓侂胄，請和於金，時人為之語曰：「文殊普賢自鬥，象祖打殺師王。」蓋侂胄以太師封平原郡王，佞者皆稱師王故也。可謂善謔。

杭州靈隱寺飛來峰有楊璉真伽石像，嘉靖二十二年，福清陳仕賢知杭州，命斬之。田汝成記其事，比於申屠迪毀曹操之廟。頃張御史瑗請平西山碧雲寺魏忠賢墓，仆其碑碎之。有關名教，可並傳也。

嘗見一書，言今江浙所祀五通邪神，乃明太祖伐陳友諒陣亡士卒，詔令五人一隊，得受香火，云云。而《武林閒見錄》又載宋嘉泰中大理寺決一囚，數日後見形獄吏云：「泰和樓五通神虛位，某欲充之，求一差檄，言差充某神位，得此為據可矣。」如其言。經數月，東庫人聞樓上五通神日夜喧哄，如爭競狀，吏乃泄前事，為增塑一神像，遂寂然。則宋時已有五通之說，不自明初始。至於決囚鑽營偽牒，得補神位，則其為邪魅，昭然矣。吳越之人信而畏之，理不可解，宜湯潛庵〈斌〉碎其土偶，投畀湖中也。

唐肅宗賜李輔國香玉辟邪二，長一尺五寸，香聞數百步。南宋有李大卿者，其子娶韓平原之女，奩具中有香玉師子，高二尺五寸，精妙無比，後歸福邸。

支硎山有泉自石罅流出，雖大旱不竭，相傳支道林遺跡也。有賈胡過之，坐臥其側，凡半月，取一玉蟹而去。

《五侯鯖》載薛瓊至孝，家貧采薪，遇老父，以一物遺之，曰：「此銀實也。用四壁土種之銅盆中，當得銀。」如言種之，旬日生苗，再旬開花，花有銀色如鈿螺，及結實，皆銀也。銀亦可種，與雍伯種玉，皆奇聞。

米紫來〈漢雯〉，宛平人，明太僕友石〈萬鍾〉之孫也。父壽都，字吉土，亦知名。紫來以順治十八年辛丑登第，多技藝，工書畫，書仿南宮，尤工金石篆刻。以長葛知縣行取，適有博學宏詞之舉，改翰林編修，以典試罣誤。久之召入，供奉內庭，遷侍講，賜宅西華門，尋病卒。太僕有勺園，在京城西海澱，與武清侯清華園相望，亦曰風煙里。今暢春苑即兩園故址也。紫來少喜交遊，所交遊皆海內名士，與予最相善，頗有倡和。其詩惜為書畫所掩，亦散佚無傳矣〈紫來曾以其滇中詩屬予論次〉。

藥花入詩多新異，如陳白沙「恰到溪窮處，山山枳殼花」之類，予《居易錄》載之矣。偶讀南宋芒堯章集，一絕云：「憐君歸橐路迢迢，到得茅齋轉寂寥。應歎藥蘭經雨爛，土肥抽盡縮砂苗。」亦佳。然以藥蘭為藥物之藥，則誤耳。

唐人《柳枝詞》專詠柳，《竹枝詞》則泛言風土，如楊廉夫《西湖竹枝》之類。前人亦有一二專詠竹者，殊無意致。宋葉水心又創為《橘枝詞》，亡友汪鈍翁〈琬〉編修亦擬作二首，其一云：「郎行時節橘花零，南風吹來香滿庭；今年橘實大如斗，勸郎莫羨楚江萍。」

芒白石《詩說》，有數則可取，錄之：人所易言，我寡言之；人所難言，我易言之。』難說處一語而盡，易說處莫便放過。僻事實用，熟事虛用。學有餘而約以用之，善用事者也；意有餘而約以盡之，善措辭者也。篇終出人意表，或反終篇之意，皆妙。句中無餘字，篇中無長語，非善之善者也；句中有餘味，篇中有餘意，善之善者也。始於意格，成於句字。詩有四種高妙，一曰理高妙，二曰意高妙，三曰想高妙，四曰自然高妙。一篇全在結句，如截奔馬，辭意俱盡，如臨水送將歸，辭盡意不盡；若夫意盡辭不盡，剡溪歸棹是也，辭意俱不盡，溫伯雪子是也。一家之言，自有一家風味，如樂之二十四調，各有韻聲，乃是歸宿處；橅仿者語雖似之，韻則亡矣。右論詩未到嚴滄浪，頗亦足參微言〈溫伯雪子，目擊而道存，見《莊子・田予方篇》〉。

陳忠國字升揆，公安人，諸生，曾中四川鄉試副榜，以冒籍黜。壬午來京師，其鬚長過於膝，行則自兩肩搭於背上，每行過市，人競隨觀之。趙統《詩話》：杭人陸濤言，其鄉有役為老人者，鬚長委地，行則辮而繞之頸。又《白醉瑣言》云，攸縣有徐寨主者，鬚十餘莖，以囊盛之，舒之則其修二丈。

元鮮于伯機記杭醫宋會之者，善治水蠱。以乾絲瓜一枚，去皮剪碎，入巴豆十四粒同炒，以巴豆黃色為度，去巴豆，用絲瓜炒陳倉米，如絲瓜之多少，候米黃色，去絲瓜，研之為末，和清水為丸，如桐子大，每服百丸皆愈〈宋言巴豆逐水，絲瓜像人脈絡，去而不用，藉其氣以引之也。米投胃氣也〉。

宋時武林馬塍藏花之法，紙糊密室，鑿地作坎，覆竹，置花其上，糞土以牛溲硫黃，然後置沸湯於坎中，候湯氣薰蒸，則扇之，經宿，則花放。今京師園丁亦然。予嘗以冬月寄諸盆花，約明年花樹不敗，則酬其直，惟桂花不能如舊。《西湖志餘》謂桂必清涼而後放，法當置石洞岩竇間暑氣不到處，鼓以涼颸，乃開；今與桃梅牡丹之屬，同置煖室地窖，宜其不殖也。此亦格物者所當知。

從伯文玉諱與玟，號能詩。嘗有詠宋高宗一絕云：「千金空買玉孩兒。」不得其解。讀《西湖志餘》，高宗嘗宴大臣，見張循王俊持扇，有玉孩兒扇墜，上識是舊物，昔往四明，誤墜於水者。問俊所從得，對曰：「臣從清河坊鋪家買得之。」詢鋪家，云得之提籃人；復詢之，乃從候潮門外陳宅廚娘處得之；詢之廚娘，云破黃花魚腹中所得也。上大悅，鋪家、提籃人補校尉，廚娘封孺人。

中牟縣城南，有湖數十畝，中有亭，額以蒲廬，為邑名士張林宗〈民表〉觴詠之地。予丙子以奉使祭告西嶽，過之，惜其命名非典，因為易名墊巾，以存林宗之舊，使後來知名流故跡。按《毛詩・小宛》疏云：「螟蛉，桑蟲也。果蠃，蒲盧也。細腰土蜂，謂之蒲盧。」郭璞《爾雅注》：「細腰蜂俗呼蠙蝏，若水中之蒲，其根著在土，而浮蔓多緣木，故亦或謂之果蠃。」是細腰、水蒲，得以互稱，於命名之義，無一可者，不知當時義何居也。

予甲子冬奉使祭告南海之神，歲杪次桐城，大雪中，陳默公〈焯〉初未相見，即過予客署，二從者背負巨囊。揖罷，即呼具案，顧從者取囊書數十大冊，羅列案上，指示予曰：「此吾二十年來所輯《宋元詩會》若干卷，聞公奉使當過此，喜甚，將待公決擇之，然

後出問世耳。」已過其滌岑，雪中遠眺龍眠諸山，縱觀是書，竟日賓主談諧，無一言及世事，此亦冠蓋交遊中所少。默公順治壬辰進士，二甲臚傳第一，以耳聾，不仕終。

予以乙丑二月抵南海，始與陳元孝〈恭尹〉定交。揖甫罷，即出一端石小研相示，曰：「吾得此水坑石，甚寶惜之，將以梁子藥亭公車之便，屬寄公於京師；既聞奉使，當至粵，故留以俟。」視其側，有銘八字，云：「獨漉之貽，漁洋寶之。」元孝工漢隸，此其手書也。予甚珍之。獨漉，元孝別字，亦自稱羅浮布衣。子勵，後中己卯舉人。

陳衍《奇石記》云：「米仲詔嗜石，有五石最奇：一靈壁石，高四寸餘，延袤陂陀，勢如大山，四面皆畫家皴法。近山腳特起一台，台上平下削，平處刻『伯原』二字，小篆絕佳。伯原，元清碧先生杜本字也。又一靈壁石，非方非圓，周遭如屏鄣，有脈兩道，作殷紅色，自凹處垂下，如瀑布之射朝日。高八寸許，圍徑尺，純黑，凝潤如膏。一英德石，高四寸，長七寸，如雙虬盤臥，玲瓏透漏，千蹊萬徑，穿穴鉤連。一兗州石，大如拳，堅致有聲，得之嶧山。一仇池石，亦如拳，峰巒洞壑，奇巧殊絕，刻其側曰『小武夷』。」

明大內英華殿供西番佛像，殿前菩提樹二，孝定皇太后手植也。《光祿寺志》云：「英華殿，四月八日供大不落夾二百對，小不落夾三百對。」叔祖季木考功詩云：「慈寧宮裏佛龕崇，瑤水珠燈照碧空。四月虔供不落夾，內官催辦小油紅。」蓋紀此事也。慈寧宮當作英華殿為確。

荊州南門有息壤，其來舊矣，上有石記云：「犯之頗致雷雨。」康熙元年，荊州大旱，州人請掘息壤出南門外堤上。掘不數尺，有狀若屋，而露其脊者。再下尺許，啟屋而入，見一物正方，上銳下廣，非土非木，亦非金石，有文如古篆，土人云：「即息壤也。」急掩之。其夜大雨，歷四十餘日，江水泛溢，決萬城堤，幾壞城。

海寧孝廉查伊璜繼佐，崇禎中名士也。嘗冬雪，偶步門外，見一丐避廡下，貌殊異，呼問曰：「聞市井有鐵丐者，汝是否？」曰：「是也。」「能飲乎？」 曰：「能。」引入發醅，坐而對飲，查已茗寧，而丐殊無酒容。衣以絮衣，不謝徑去。明年，復遇之西湖放鶴亭下，露肘跣行。詢其衣，曰：「入春不須此，已付酒家矣。」曰：「曾讀書識文字乎？」曰：「不讀書識字，何至為丐耶！」查奇其言，為具湯沐而衣履之。詢其氏里，曰：「吳姓，六奇名，東粵人。」問何以丐，曰：「少好博逸，敗其產，故流轉江湖。自念叩門乞食，昔賢不免，僕何人，敢以為汙。」查遽起捉其臂曰：「吳生海內奇士，

我以酒徒目之，失吳生矣！」留與痛飲一月，厚資遣之。六奇者，家世潮陽，祖明世為觀察，以樗蒲故遂為窶人。既歸粵，寄食充驛卒，稔知關河阨塞形勢。會王師入粵，邏者執六奇，六奇曰：「請得見大帥言事。」既見，備陳諸郡形勢，因請給遊劄數十通，散其土豪，所至郡縣壁壘皆下。帥上其功，十年中累官至廣東水陸師提督。孝廉家居，久不復記憶前事。一旦，有粵中牙將叩門請謁，致吳書問，以三千金為壽，邀致入粵。水行三千里，供帳極盛，度梅嶺，已遣其子迎候道左。所過部下將吏，皆負簡抱弩矢為前驅。抵惠州，吳躬自出迎，導從雜遝，擬於侯王。至戟門，則蒲伏泥首，登堂，北面長跪，歷敘往事，無所忌諱。入夜，置酒高會，身行酒炙，歌舞妙麗，絲竹迭陳，諸將遞起為壽，質明始罷。自是留止一載，裝累鉅萬。將歸，復以三千金為壽，錦綺珠貝珊瑚犀象之屬不可訾計。查既歸，數年，值吳興私史之獄，牽連及之，吳為之營救，查遂獲免於難。初查在惠州幕府，一日遊後圃，圃有英石一峰，高二丈許，深賞異之。再往，已失此石。問之，則以巨艦載致吳中矣。今石尚存查氏之家。六奇後卒官，贈少師，兼太子太師，謚順恪。

武昌小南門獻花寺老僧自究者，病噎食，臨終，謂其徒曰：「我不幸罹斯疾，胸臆間必有物為祟，歿後剖視，乃可入殮。」其徒如教，得一骨如簪形，取置經案。久之，有兵帥借寓。一日，從者殺鵝，其喉未殊，偶見此骨，取以挑刺，鵝血濺骨，骨立消。後其徒亦病噎，因前事悟鵝血可療，數飲之，遂愈。因廣其傳，以方授人，無弗愈者。

唐初修隋史，不為文中子立傳，千古疑之。且其時總裁者魏徵，秉筆者陳叔達，皆及門也，而房、杜諸人，又皆佐命，力豈不能為其師立一史傳，而必待三百年後宋景文修《唐書》，始為之表章於王績、勃、質諸傳耶？頃閱仇俊卿《通史它石》，論此甚快，可破千古之疑。其說本於《宋史》，非創也。《宋史》謂通為長孫無忌所惡，當時畏無忌，故遺通。而無忌之惡王氏，則由於王凝次子勔劾貶侯君集，君集與無忌善，因而惡及其祖耳。初叔達撰《隋紀》，王績欲借觀，且曰：「吾芮城兄亦有《隋書》若干卷，欲續成以終其志。」殆諷之也。予謂《隋書》不為王通立傳，《五代史》不為韓通立傳，二公未嘗以一傳有無為輕重，獨可為當時操史筆者惜耳〈韓通不立傳，亦別有說。通次子福畤，福畤子凝，凝子勔、勤、勃〉。